关于“当代哲学热点问题”的几点思考

 历史学院 胡晓纯 2015202597

“当代哲学热点问题”若按字面意思理解应是当代哲学中的热点问题。然而现如今，“哲学”本身似乎早已成为一个宣之于大众的热点问题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关于“哲学”的所谓“意见”都是哲学化的探讨吗？显然答案是不尽然的。在笔者看来，当我们谈论哲学的概念时，我们只是在重复“哲学知识”；只有当我们理解这些概念应当是什么，追问为何会有这些概念，才真正进入了哲学化的思考。但这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——哲学是由艰深的概念组成的，没有它们就无所谓哲学，但若只了解这些概念似乎又会与哲学渐行渐远。个体了解“哲学知识”不代表他具有哲学化思考的能力，同样哲学化的问题又可能会出自从不了解“哲学知识”的个体口中。少女苏菲[[[1]](#footnote-0)]和恐龙诺拉[[[2]](#footnote-1)]不谙世事，充满好奇，言语幼稚却又想象奇特，但她们却在充满童趣的提问和回答中渐渐通向了哲学的本质。她们不通晓“哲学知识”却有“哲学思考”，她们进入了哲学的大门却又未涉及哲学研究。这就如同我们可以将《苏菲的世界》和《哲学家的咖啡馆》作为入门读物启发思考，但却无法依托它们进行专业化的哲学研究。

笔者认为也许“哲学知识”只是一种逻辑构建，是哲学家为了解释自己的理论创造出的“语境”，我们需要透视“语境”来理解哲学家的真实意图。著名历史学家、哲学家科林伍德有过关于历史学研究的经典论调——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，历史实质上是过去思想的重演。伍德认为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产物，而人是思想的产物；所以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法“推论加以研究”[[[3]](#footnote-2)]。同样身为人文科学的哲学似乎也有着相似的境遇，我们要了解哲学家的真实意图就必须在心中“重演”他们创造的“哲学言说体系”。但是也不排除可能的例外情况，即个体在不通晓相关知识的情况下，出于各种原因偶然地在心中思考了“哲学化”的问题。我们无法否认这时的思考进入了哲学的范畴，但这些个体又确实没有系统化的“哲学知识”。例如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问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世界的本体吗？当我们问出这个问题时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本体论中现象与本体的思考。康德认为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但叔本华却说“直观是一切证据的最高源泉，只有直接或间接以直观为依据才有绝对的真理，并且确信最近的途径也就是最可靠的途径。”[[[4]](#footnote-3)]但我们却无法凭借这个问题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世界的本体吗？）宣称我们有了哲学逻辑，因为这是无意识地自发地提问。

换言之“哲学知识”是不重要的，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服务于特定的言说体系，无法为新的哲学思考创设道路，不会有哲学家因为自己提出了“知识”而沾沾自喜，这在他们看来只是思考的附属品，只不过后人为了研究会反复重申它们；但同时“哲学知识”又是无比重要的，灵光一闪的哲思无法长久，天真智拙的孩童终会长大，系统的“知识”是深入思考的桥梁。也许是否拥有系统化的“哲学知识”就是“民科”与哲学家/研究者最大的区别。我们可以跳过“哲学知识”直接进入“哲学思考”，但若想进行学术研究，这被跳开的一步终究需要重走。

当然，哲学中最重要的仍是爱智慧的思考，这样看来哲学似乎是个门槛低的学科；然而只有具备了“哲学知识”的思考才真正具有深入的学理化意义，这样看来哲学仿佛又是一门高深之学了。诚然我们无法要求所有人都学习“哲学知识”，但“哲学思考”却是平民化的，甚至有时可能我们已经做出了“哲学思考”而不自知。总之，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求“哲学知识”的普及性，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变成哲学家/研究者时，这个社会的结构想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

探讨了“哲学热”问题背后“哲学知识”与“哲学思考”的关系，接下来笔者将论述何为“当代哲学热点问题”。“当代哲学热点问题”是个组合的名词性短语，要理解具体的当代哲学热点问题，首先要厘清“当代哲学热点问题”的定义。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角度理解这个短语。

第一，这些问题是“哲学的”，而非“日常的”，是无限趋向智慧的，是起于当下但面向未来的。

第二，它们是当代的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发问——何为当代？“当代”与“现代”二词在中西语境下差异巨大，例如与中国人所说的“现代西方哲学”相近的西文术语是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（当代西方哲学），但西文的contemporary的意思是“同时代”，当代哲学家和他们的研究者是生活在20世纪的同时代人，“当代西方哲学”因而即是20世纪西方哲学。而中文的“现代”或“当代”却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，比如，“当代中国哲学”指1949年之后的中国哲学，“现代中国哲学”则开始于清末或“五四”时期，比西方人称谓的“现代西方哲学”晚得多。[[[5]](#footnote-4)]我们姑且以contemporary的本意界定“当代”，即这些问题是20世纪之后（兴起于20世纪之后或直到20世纪之后依然流行）的哲学问题。

第三，它们是问题中的“热点”，即人们热衷讨论的。这似乎又存在着一个疑问——问题的价值能够以它被讨论的程度来衡量吗？或者说何为价值？笔者认为首先热点的问题一定有其被讨论的原因，例如苏格拉底的思想千年来都是哲学界的热点问题；但缺乏关注的问题也不会因此就丧失它自身的学术价值。“热点”只是用来界定学术讨论的程度范围，不包含对问题意义本身的评价。

第四，它们是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的。哲学早在古希腊时就曾以连环发问的形式表现，苏格拉底与人辩论时从不先声明观点，反而通过提问的方式使对方逐渐溃败。通向真理的道路源于问题的提出，问题是哲学最本质、最纯然的表现形式。

总而言之，在笔者看来，无论是“哲学知识”、“哲学思考”亦或是“当代哲学热点问题”，都需要从它们的本意出发，探寻真正的“何为”，询问确切的“应当”，只有构建这些言说才是哲学学习的应由之路。

1. [] 乔斯坦·贾德：《苏菲的世界》，萧宝森译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7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0)
2. [] 诺拉·K、 维托里奥·赫斯勒：《哲学家的咖啡馆》，卫茂平译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3. [] 柯林伍德：《历史的观念》，何兆武、张文杰、陈新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5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4. [] 叔本华：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石冲白译，杨一之校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，第114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5. [] 赵敦华：《现代西方哲学新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